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率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置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宰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



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

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譌略。

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

故基。上建小宰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

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宰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

底

唐言生土。舊云波闍波提。譌也。

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

東宰堵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譌也。

故宅也。善施長者

宅側有大宰堵波。是鴛婁利摩羅

唐言指髮。舊曰捨央。掘摩羅。譌也。

衣之處。鴛婁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

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髮。將欲害母。以充

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

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

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劍。往

逆世尊。如來于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髮疾驅。不逮。世

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髮聞誨。悟所

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

五六里。有逝多林。

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譌也。

是給孤獨園。勝軍王

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

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于其端。右柱

刻牛形于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惟餘



故基獨一。甄室歸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慶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卽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畱。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卽于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卽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

地爲逝多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宰堵波。是如來洒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踈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爲盥洒。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面北有小宰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惟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



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尔。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尔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窅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窅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

迹。說法之處。竝樹旌表。建窅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爲聽法。衆所知己。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于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旣姪旣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爲此謗耳。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溪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



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季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遶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諭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于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入阇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阇南凡百餘步有大溪阇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

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曰要于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于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表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盂系系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喜悅眾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邪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阇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溪阇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



而坐。如來在昔于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壘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義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搆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各伏。其側精舍前。建宰堵波。如來于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宰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舊曰毗流離王。謠也。與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

怨前辱。與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于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樹朽葉。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廕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回駕。于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宰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毘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刑其手足。投諸阬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



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嬰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毘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毘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樂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竝樹封記。建宰堵波。昔此國群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于淡林。群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宰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宰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竝無



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率堵國。舊曰迦毘羅衛國。譌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率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壘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軌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邪。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建

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唄咀羅頻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率堵波。阿私多。僊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僊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僊今日降顧。僊曰。我在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  
豫之甚也曰大僊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  
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  
故來瞻仰所悲朽毫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窄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拏力擲象之處太  
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  
象方欲出城提嬖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  
曰嚴駕此象其誰欲棄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嬖  
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  
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

曰提嬖達多卽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  
害此象邪曰提嬖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  
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淡院士俗  
相傳爲象墮院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  
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像  
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  
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耆病死人沙門  
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淡默塵俗于此感悟命  
僕回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  
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  
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  
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  
記宋滅之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  
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  
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  
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  
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  
宋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  
于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宋定  
日光回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淡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毘盧擇  
迦王旣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竝  
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  
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  
禮娉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產子男是爲毘盧擇迦  
王毘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



堂卽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設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前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便卽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之宗子設行凶暴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咀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法處淨飯王知

如來各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備積香華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惟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于大樹下東面而坐



俱述  
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窰堵波。是如來于此度儿王  
子。及五百釋種處。

城東門內路左。有窰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于此習  
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  
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  
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穉。  
求祐必效。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  
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搗藝。舩鐵  
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窰堵波。其側有泉。泉流

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  
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人有疾病。  
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  
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凡九十里。至臘伐  
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  
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  
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窰堵  
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  
行。于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



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  
 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二行人三行  
 漬並今正浴太子。宰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宰堵波。是二龍  
 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  
 盥浴。夫人之前。一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洒。其南  
 宰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  
 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宰堵波。是四天王抱  
 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  
 捧菩薩。置金几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  
 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宰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  
 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什地。傍  
 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  
 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  
 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  
 里。至藍摩國。中印  
 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  
 城東南。有輒宰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宋滅已。  
 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  
 神光時燭。紀作圮非今正



宰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宰堵波。野象群行。采花以散。冥力警答。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宰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于此國。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嬰羅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設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令家安在。爲近遠乎。嬰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設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之有也。龍曰。若然者。

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宰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踰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宰堵波。見諸群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艸。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華。共爲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畱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宰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群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爲幸。



矣。眾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群，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于是葺茅為宇，引流成池，采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鄰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今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于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

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諭感悟而還。

回駕窣堵波東，有瞻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多，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鋤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季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窳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九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窳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宋滅舍利已分諸嬰羅門無所得獲于涅疊般那

唐言

焚燒舊云  
闍維譌也

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

養自茲已降竒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闕茲字  
今補

灰炭窳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窳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

中印  
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軛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間巷荒蕪城門東北隅有窳堵波無



憂王所建準陀舊曰純陀謠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

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

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賴拏伐底

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榭而皮青白葉

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宗滅之所也其大輒精舍中

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窰堵波無憂王所

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宗

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季

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

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

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

云千二百餘季或云千三百餘季或云千五百餘季

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季精舍側不遠有窰堵波是

如來修菩薩行時為群雉王救火之處昔于此地有

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逸時

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

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

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

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

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



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宰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宰堵波。

駛謂作駛。今正。

鹿拯溺。西不遠。有宰堵波。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謂須跋陀羅。入宗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率百二十七首。舊

多智。聞佛宗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宗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眾。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答摩。舊曰瞿曇。譌略也。能盡知邪。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邪。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答其性。威儀宗靜。詞語誠實。則可于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



于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于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于眾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宗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蹇兔。是也。善賢宗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宗滅樂。于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

為燈炬。金剛躡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宗滅日

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宗滅也。光明普天畢會莫

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宗滅。眾生福盡。世

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

竟。宗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

苾芻等。歔歔悲慟。時阿泥律盧骨陀。舊曰阿那。告諸

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未羅眾。供養已訖。欲舉

金棺。詣涅槃般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

留七日。供養。于是天眾。持妙天華。遊虛空。讚聖德。各

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



人哭佛之處。如來宋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  
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宋滅。摩耶聞已  
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  
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  
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  
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  
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  
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  
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  
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

來宋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華。建旛  
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  
油。積多香水。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  
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惟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  
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  
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  
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  
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邪。阿難曰。千氎纏絡。  
重棺周殮。香水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于棺內。爲出  
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



初涅槃。人天悲慟。眾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宗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儿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儿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嬰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宗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眾。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詞以求。旣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

直性嬰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儿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卽時均蜜。欲作儿分。帝釋謂諸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嬰荅多龍王。鄰龍王醫那鉢。但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若以力者。眾非敵矣。直性嬰羅門曰。勿誼諍也。宜共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二龍眾。三人間。儿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窰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窰有。家。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



資用備盡珍。眾僧往來中路慙懃請留整心  
 供養。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眾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  
 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  
 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日以淳乳煮粥進焉沙  
 門受已纔一嚼齒便即置鉢沈吟長息婆羅門侍食  
 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為夕不安邪為  
 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眾生福祐漸薄斯言  
 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羅門曰向許  
 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

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  
 百季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  
 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  
 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  
 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邪沙門曰然汝豈不聞  
 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宋滅說是  
 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埽像  
 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  
 疍女黠斯國舊曰波羅奈國  
 反譌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五國

嬰羅疵女黠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力支反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嬰羅疵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會。面臨競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艸藿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鍤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疋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疋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竈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陛。輒作層龕。龕而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鍤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慙懃祈請。影見眾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待衛。來至于此。而自習定。



其傍窳堵波。是五百獨覺。同人涅槃處。又三窳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窳堵波。是梅咄麗邪。

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彌勒。謠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雙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眾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眾生也。其于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

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窳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于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于當來世。眾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或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于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窳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



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毘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

王獵人。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捩牙而授焉。

捩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于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嬖達多。俱爲鹿王。斲事之處。昔于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



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駕而返。兩群之鹿。更次輸命。提嬰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間也。以為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邪。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設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余鹿身人也。于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

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窰

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

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窰。堵波是阿

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嬰曷刺他悉

陀。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譌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

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

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余曹隨。知

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

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

謂曰。夫修道者。苦證邪。樂證邪。二人曰。安樂為道。三



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于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于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談。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

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怛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号天人師。宗然宴默。惟答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答。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惟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介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宗靜。神



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窰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季前。有一隱士于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僊駕。閱圖考古。更求僊術。其方曰。夫神僊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

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僊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僊。所執鈿刀。變爲寶劍。陵虛履空。王諸僊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旣得僊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于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卽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備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于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季將周。一旦違失。旣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



來至艸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人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竒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辯豈徒屏息于是設壇場受僊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劍刀始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

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嬖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特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惟此穉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燒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面有三獸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于此林野有狐兔。兔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變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邪。曰。涉豐艸。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特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于是同心。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瀕。銜一鮮鯉。爰于林樹。采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惟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余曾未如。兔狐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

兔聞譏議。謂狐兔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兔競馳。銜艸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設以微躬。充此一餐。詞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盡收骸。傷歎良久。謂狐兔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于此。建宰堵波。從此順競。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競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表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竝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之。大城西  
 北伽藍中。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  
 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于此處。七日之中。為  
 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  
 靈鑒潛通。竒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唐言不穿

下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  
 穆。眾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  
 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

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相尋。宜詢莫逆。親觀  
 聖迹。于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  
 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  
 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  
 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  
 禮聖迹。慨以薄福。眾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  
 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  
 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為之制曰。我  
 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既為人



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遮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競伽河。至摩訶娑羅邑。竝娑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競伽河北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奐然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邏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于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崇。如

來。愍諸眾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于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竝皆遵習。大藥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窳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宋滅之後。凡國大王。分舍利也。置舍利。娑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娑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窳堵波。并瓶置內。因



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北渡。競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國。諺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華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衰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實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

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于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惟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設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于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



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

東北三四里有宰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

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謾略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

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甃。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

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宰堵波。長者子寶積

故宅也。去此不遠。有宰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

母等諸苾芻尼。于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

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

有宰堵波。是佛于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

精舍。前建宰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

園側有宰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

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

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

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

流轉。數如塵沙。宗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

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邪。爪土多邪。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卻後三月。

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

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陰影蒙密。驚風



俱述  
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宋滅。我心懷懼。故來  
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  
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宰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  
僊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  
女子。姿貌過人。惟腳似鹿。僊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  
命令求火。至他僊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華。彼僊見  
已。心甚竒之。令其繞廬。方可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  
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竒怪。同載而  
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旣

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  
祥。投競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  
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  
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燄勝。將次此國。時梵豫  
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是時鹿足女  
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思  
惟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  
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匝。鹿女告曰。莫爲逆事。  
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  
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于是解甲釋兵。



歸宗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經行遺迹指告  
眾曰昔吾于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  
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宰堵波光明時燭祈請  
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  
講堂側不遠有宰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  
遠有數百宰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  
宋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  
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  
亦枯涸朽株餘迹可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宰堵波栗咕

昌葉反

嬰子

舊曰離車子譌也

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

諸栗咕嬰子聞佛將入宋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  
慕非言可諭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溪絕波流迅  
急諸栗咕嬰悲慟以止如來畱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  
少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  
本生修菩薩行曾于此城為轉輪王号曰摩訶提嬰

唐言大天

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

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宰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季。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邪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邪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于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宗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于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淡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卽召集諸苾芻。依毘奈邪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溼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溼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競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窄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于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于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季雖邁。爲諸衆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畱無利。可速滅度。于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競伽河。

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心。卽嚴戎

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

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

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

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卽入宋滅。化火焚骸。骸

又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于是二王各得一分。舉

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窄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

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



俱述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占成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窄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于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棄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今宜知時。于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虛。至于河瀕。如常。

敷座。遂告諸漁人。今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今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讟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于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于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



報佛恩。與諸天眾。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俱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于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于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于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犂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衰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咭。嬰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鸯輸伐摩。唐言光胄碩學聰敏。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競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皆譌也。中



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  
 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  
 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墾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  
 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  
 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  
 多宗習大藥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  
 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  
 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墾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  
 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  
 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  
 多宗習大藥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競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

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

舊曰巴連弗邑譌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

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

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

成顧此為言憂心彌劇于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

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

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采時果酌清流陳婚姻

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華枝以授書生曰斯

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

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

殘害書生遂畱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弦

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媪攜引

少女並僮從盈路絃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

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

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

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

往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

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



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  
 忍離阻。適復畱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  
 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誰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  
 于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  
 子故。神為築城。自今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

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季。有阿輪迦。唐言無憂。舊言曰阿育王。譌

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言曰頻婆娑羅。譌也。王之曾孫也。自王

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于故城。季代浸遠。惟

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窰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惟

故宮北。臨競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  
 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  
 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  
 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  
 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  
 時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  
 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  
 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  
 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  
 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



華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命。豈餘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卽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旣死。王乃得出。于是頽牆堙漚。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宰堵波。基址傾陷。惟餘覆鉢之勢。寶爲之飾。石作欄檻。卽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于宮中。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

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宰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獻土之因。如來縣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介鬼神。勦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宰堵波。心發于我。功成于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旣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旣開八國。所建諸宰堵



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冀此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宜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于此時。功績咸畢。

宰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左右。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隱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宋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

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宋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建都。君臨此地。臣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卽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于是捐棄。競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宰堵波。卽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詞云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



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尔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設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于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旣淡

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旣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憂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于後日。廣備珍羞。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旣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



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鄰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于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

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設覬覦。或曰。眾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鷄園

僧伽藍。無憂王

之所建也。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眾。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迦。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彌留。知命不濟。



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  
畱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  
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惟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  
主。惟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  
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己。半  
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  
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  
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惟  
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  
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瘧疾在躬。茲臣擅命。積

寶非己。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卽召典事。羹  
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顧命。阿  
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犍椎  
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  
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  
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于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  
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犍椎。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  
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  
雖衆。詞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  
不得擊犍椎。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



恥忍詬而退。十二季間。不擊犍椎。時南印度那伽闕  
 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  
 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  
 嬖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  
 人等。詞屈外道。不擊犍椎。日月驟移。十二季矣。設欲  
 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亦  
 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嬖曰。欲摧腐艸。詎必傾山。設承  
 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  
 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嬖隨破其理。七  
 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詞易失。衰義難扶。介

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嬖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  
 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  
 沙門。不擊犍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鄰境異僧。勿使  
 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嬖  
 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命。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艸  
 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艸披衣。至此  
 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犍椎臺上。  
 于晨朝時。便大振擊。眾聞伺答。乃昨客遊。苾芻諸僧。  
 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  
 提嬖。提嬖曰。夫犍椎者。擊以集眾。有而不用。縣之何



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  
季提婆曰有是乎吾于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  
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  
宗殺身以謝于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詞  
鋒提婆菩薩旣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  
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  
德

建擊捷椎宰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  
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交世路祠鬼求  
福題題相依高論劇談雅詞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

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溼

縛窣沙

唐言馬鳴

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

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室獨擅高名  
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  
授言不對人詞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  
措遂卽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  
帷設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  
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詞畢而退謂諸人曰吾  
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惟願垂許與彼居士較  
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



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詞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投詞。疾塞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宰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眾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毘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塼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鍤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竒瑞間起。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



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僊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  
 數猛獸擊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  
 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  
 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  
 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  
 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  
 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群從右旋天僊靈聖肩隨讚  
 禮

山東崗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  
 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䟽崖

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藥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

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

佞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

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鄰

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

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微學

通三藏理窟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

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

精習舊學三季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一第二三季中

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季期已極學業何如



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彼婆羅門更言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詞謝曰。余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

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卽出溪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設忘德。于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卽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



優述  
天唐西地記卷八  
十三  
孰  
嬖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沓嬖辭以季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余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嬖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眾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嬖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嬖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嬖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

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嬖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惟願大王以摩沓嬖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惟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于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嬖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鄰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



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設聲論鼓，惟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于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之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于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眾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二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為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

尸羅跋陀羅

唐言戒賢

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

峰如宰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嬰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揆蹟素隱，窟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惟願降跡。』赴



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宋照，外道蟻聚，異學蜂起。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設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季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詞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淡極幽玄。外道詞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辯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法王晦迹，智

舟淪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辯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邪城。城甚險固，少居人。惟槃羅門有千餘家。本僊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邪山。溪谷杳冥，峰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



于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邪山東南有宰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

宰堵波則伽邪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  
譌也洎諸迦葉

例無波  
字略也事火之處

伽邪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  
前正

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  
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

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宗欲

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

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

于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

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卽之加趺坐焉

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

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

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于此坐而成正覺

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

惟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

畱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觀洎  
于今時或有得見也

諸天前導往菩提

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

表建宰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華雨空中或光

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



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軌  
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  
陰接影細沙異艸彌漫緣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  
南門接大華池西危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塲垣內地  
聖迹相鄰或宰堵波或復精舍竝瞻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  
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  
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  
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

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  
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  
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  
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  
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  
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  
因而謂之菩薩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  
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  
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



水香乳以漑以洒于是奏音樂列香華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宋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衰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翦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惟見槩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漑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

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

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

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

刺拏伐摩王唐言滿胃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

已隱惟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

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漑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

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于石壁

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

步疊以青軌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



製或連珠形。或天僊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

又稱寶壺

東面接為重閣。簷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

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

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與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于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眾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眾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人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眾皆如其命。尚餘四月。未滿六月。眾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



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惟右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眾咸悲歎。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嬰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各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各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眾知靈鑒。莫不悲感。于是乳上未

周填廁眾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回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于像前。橫壘輒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輒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攪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答。必于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



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季三十矣。或曰季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宋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于此壘。輒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于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于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窄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艸。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艸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艸。頗能惠邪。化人間命。恭



以艸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艸東北不遠。有宰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效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宰堵波。是魔王嬖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旣稱靈聖。時放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輒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宰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濫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賈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于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



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鬚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溱。于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于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

瞻望，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卽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于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艸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于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



潛宅。嬰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宰堵波。如來于此納故衣。次南林中宰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鄰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于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卽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鄰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

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于是苦行六季。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旣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卽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宰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于此受食乳糜。其側宰堵



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下結加跏坐。宗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宗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麩。側有宰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

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宰堵波。如來爲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于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宰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宰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各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于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



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  
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  
邪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  
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而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  
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  
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  
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  
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  
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

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  
也

目支鄰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  
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  
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  
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  
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  
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  
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



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于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

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二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于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廟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

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

此時也或放光

或雨華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



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  
輕邊鄙于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憫若不能  
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  
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譏誚負  
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  
福田爲意于諸印度建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  
福資先王思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于是以  
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  
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  
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

化設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  
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業于諸印度建一伽  
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  
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  
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善  
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于  
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  
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  
今我小子不承王業式建伽藍周旌聖迹福資祖考  
惠被黎元惟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



俱述  
傳之後嗣未末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  
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歲必薦解兩  
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眾。七日七夜。持香華鼓音樂。  
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  
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類  
溼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五  
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  
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  
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